

巢湖民歌

风韵情

CHAOHU MINGE FENG YUN QING

蔡善康 著



时代出版
APETIN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蔡善康，男，1951年生，曾长期在文化和旅游部门工作。现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作家协会会员、音乐家协会会员、戏剧家协会会员、曲艺家协会会员。

蔡善康在戏剧、散文和诗歌创作方面均有所成就。自上世纪80年代起结合工作实践，撰写了一批在全省和全国产生影响的群众文化学方面的学术论文，是安徽省重要的群众文化理论研究骨干。近年来，致力于巢湖民间文化的研究，2007年任《巢湖文化全书——民俗文化卷》主编。

蔡善康长期关注国家级非遗巢湖民歌的传承和创新事业，编创了一批巢湖新民歌，获得较高奖励。并参与和组织了许多巢湖民歌的传承和创新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第一手资料，发表了一系列专业论文。2013年4月当选为巢湖民歌研究会第一任会长。

巢湖民歌

风韵情

CHAOHU MINGE FENG YUN QING

蔡善康 著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编审单位

安徽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合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巢湖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

巢湖民歌研究会

编审委员会

名誉主任:陈 田 王 艳

主 任:张 甦

副 主 任:陈 飏 陆 屹

委 员:刘晓明 李 萍 王有洲 缪建华 吴 迪

谨以此书献给养育我的家乡巢湖和我最亲的人。

——作者

序

巢湖流域地处皖中的江淮丘陵地带，西接荆楚，东迎吴越，山水兼容的自然环境和以农耕为主、林牧渔商并存的经济形态，为巢湖流域的民间歌咏活动提供了深厚的生存基础和广阔的拓展空间。荆楚激越昂扬之风和吴越婉约妩媚之韵相互融合，孕育了巢湖民歌独特的多姿多彩的风情神韵。

新中国成立以来，巢湖民歌的传承发展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就：20世纪50年代，全国社会主义歌咏运动现场会在巢湖的司集乡召开。60年代，著名音乐家李焕之和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来巢湖采风，根据巢湖民歌的音乐素材创作了《巢湖好》。70年代巢湖民歌传承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搜集整理工作实实在在地开展，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80年代末，《新打的小船亮光光》、《姑嫂对花》等一批巢湖民歌被灌制成唱片在海内外发行；滥觞于“南巢歌会”的群众性民歌编创和演唱比赛活动如火如荼，新人新作不断地涌现。跨入新世纪以来，巢湖民歌走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它在地方社会 and 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巢湖民歌传承事业也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广泛重视。巢湖民歌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巢湖民歌的传承和创新事业已进入了更高更新的境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巢湖民歌为民间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探索和积累了许多值得借鉴和推广的成功经验。

巢湖民歌和皖北花鼓灯舞蹈被誉称为安徽的“南歌北舞”，足见其在我省民间文艺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巢湖民歌以其体裁全面、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音乐清新的艺术品格受到全省乃至全国文化艺术界的赞誉和关注,共有500多首被编入各种歌曲集,30多首被编入各类高等音乐专业院校教材,20多首被上海唱片社录制成唱片在国内外发行,并馈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留存。2006年,巢湖民歌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记得几年前,善康同志就和我探讨过,巢湖民歌是一个丰富的文化和艺术宝库,但目前对巢湖民歌的认识和理解还缺乏深度和广度,他希望在退休后能静下心来对巢湖民歌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今天他果然完成了这部书稿,我有幸成了他的第一个读者。

正如善康同志在自序中所述,本书没有采用“概论式教科书模式,没有走一般的体裁、形式、内容、特点等的分类和概括的格式化路子,而是采取了专题性的探索和艺术作品鉴赏相结合的模式”。我很欣赏这种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巢湖民歌个性化的价值进行收放自如的探讨,同时也增加了这本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有益于研究成果对巢湖民歌传承创新事业的指导。

我认为,对巢湖民歌给予关注和研究的,善康不是第一人,但他的研究的独特学术意义在于,他没有拘泥于单纯的民歌音乐特质的考证,更多地是挑开了那层音乐面纱,从历史文化和艺术审美的方位和视野对巢湖民歌进行了立体的观照,至少,我认为提出了如下一些有价值的命题。

一、巢湖民歌是在巢湖流域独特的自然、历史、经济和文化诸要素共同构建的社会背景下生成和发展的。该书提出了一个大胆独特的“巢湖民歌生物性胎记”的概念,十分新颖生动,无疑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迪。特别是该书通过巢湖流域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方式,深入透彻地分析了巢湖民歌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巢湖秧歌的成因和艺术特点,有助于我们对巢湖秧歌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进行更加深刻的把握。

二、巢湖民歌传承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区域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历史。

巢湖流域位于我国东西部、南北方交汇地带,是典型的文化缓冲区。该书关于巢湖民歌的楚文化渊源的认定,以及对汉民歌《孔雀东南飞》的考证,虽尚待进一步探讨,但仍不失为有分量的一家之言。自明清以来,巢湖流域与江南地区、苏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往来日渐密切。该书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巢湖民间小调(含灯舞小调、情歌小调等)在江南、苏北都市商业文化浸润下,从吸收到消化,从改造到完善的演变做了比较细致客观的表述,更加有力地佐证了形成巢湖民歌体裁多样、内涵丰富的差异化外部条件,也为我们认识巢湖民歌开拓了更广阔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巢湖民歌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三、巢湖民歌的普及推广需要开启一扇雅俗共赏的新窗口。该书分为论述篇和赏析篇两部分,在赏析篇里,作者有选择地对一批优秀的,或是有代表性的巢湖民歌进行了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的点评,在音乐旋律、演唱方式、文学内涵等诸多方面给予了必要的审美解读。赏析采用散文式笔调,轻松平和,文学性、可读性较强,这无疑是当今时代民歌传承方式的新探索。对于今天对传统民歌相对陌生的青年音乐爱好者来说,无疑会起到“提灯引路”的作用,即使是对于普通读者也何尝不是一篇篇有情趣、有内涵的艺术小品文?

四、巢湖民歌荣膺国家级非遗名录,离不开巢湖民歌人的艰辛努力。巢湖民歌固然因其自身独特的价值而受到广泛的赞誉,但它与巢湖区域内文化艺术界的有识之士数十年锲而不舍、默默无闻的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从该书列举的一串长长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几代巢湖民歌人薪火相传的坚定身影和踏实的足印,我们也深深感觉到巢湖民歌传承创新事业任重而道远,期待那些高居“庙堂”和“象牙塔”的人们对这项功德无量的事业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理由和答案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就已经很明确了,我想我们都会记忆犹新。

本人一贯不为他人著作做序之类的事,但善康同志的委托,我却无法推

脱。因为工作关系,我和他的交往已近三十年,我们之间建立了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友谊。善康是个勤奋敬业的人,他曾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的知青,在农村熬了八年,参加工作后,全凭艰辛的自学才达到了今天的文化水平。他在戏剧、散文和诗歌创作上均有建树,进入群众文化行业后,他结合工作实践,善于思考,撰写了一批在全省和全国产生影响的学术论文,是我省重要的群众文化理论研究骨干。自20世纪80年代起,他积极参与和组织了巢湖民歌的各种传承创新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第一手资料,这为他今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90年代初,他调任旅游部门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后,同样在这个新行业中创造了风生水起的不俗业绩,并一直干到“超龄”,尽管如此,他没有放弃他对巢湖民歌的那份执着。该书的绝大部分篇章是善康在旅游工作岗位的业余时间撰写的,特别令人感动的是,该书的最后完稿是在他癌症手术后的三个月恢复期内,此时,我感觉到手中这本书稿沉甸甸的分量。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善康的精神在于他对家乡传统文化的那份执着,在于他对民族文化遗产的那份守望。我之所以欣然为该书作序,不仅是因为我与善康三十年的友谊,更是因为善康的这份执着与守望。回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得以不间断地传承,就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有无数像善康这样的人,是他们的锲而不舍,撑起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大厦!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我虽不是生长在巢湖之滨,但儿时接触到的巢湖民歌让我至今不能忘怀。在成人以后的工作中又一直与民间文化相伴,巢湖民歌这朵民间文艺之花的娇艳和繁茂,又使我积淀了无法割舍的一份情感和期盼。我理解善康,愿巢湖民歌的光环永照后人。

张 甦

2013年4月

(作者系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安徽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自序

守望是一首诗

情感积淀后的冷静更炽烈、更深沉

理性探索后的坚持更纯粹、更凝重

守望是一支歌

孤独是伴奏、祈盼是主题

守望者是一块愚顽的岩石，立在湖边

以不变应万变

——自题

对于音乐，我充其量是个“半瓶醋”，却斗胆写出这么一部评论巢湖民歌的小册子，实在是有些“妄为”，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若论缘由，我觉得是“三分命中定，七分缘和情”，这话可能有些俗了，但却是实话实说。

我已年过花甲，一辈子几乎没离开过巢湖，没有那些令人羡慕的外出升学、参军、履职的经历，偶尔因公出差，少则一周，多则半月，最终还是回到巢湖岸边打转转，难怪妻子奚落我是个“家乌龟”，我也乐得承应——命运之索早已把我一生的光阴紧紧“捆绑”在巢湖这片山水之中了。

乡音萌动少年心

母亲是个新中国第一代乡村教师，曾在巢南巢北十来所乡村小学任

教，我自幼随母亲在泥潭草地上摸爬滚打。年轻时的母亲是个能歌善舞的“女先生”，在学校教“唱歌”课（那时不兴叫“音乐”课），业余时间一边教农民扫盲识字、一边宣传时政，诗画上墙、说唱玩灯，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母亲无形中的言传身教给我的懵懂童年带来了些许艺术的启蒙，咿咿呀呀地学唱成了我童年最快意的游戏。记得母亲有一本厚厚的黑皮手抄歌本，几乎抄录了那个时代所有的流行歌曲，不知为什么，最让我入迷的是那些好听的民歌（当时，我可没有民歌的概念），如《太阳出来喜洋洋》、《桂花开放幸福来》、《孟姜女》、《四季歌》、《天涯歌女》、《十大姐》、《八月桂花遍地开》、《二郎山》、《卖报歌》，还有《黄河大合唱》等，当然还有那些根据巢湖地方民歌曲调重新填词的新歌。我翻遍了那个黑皮的歌本，学着母亲打拍子的样子，跟着母亲把那些歌都学了个耳熟口熟，其实也是“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在母亲的宣传队伍后面总是拖着我这个“小尾巴”，才六七岁的我，就大模大样地登台唱“大跃进”的门歌，扎着朝天翘，挑着花挑子灯，走村串户唱《农业纲要四十条》。至今，我仍怀念那个黑皮歌本，想起它，眼前就会浮现母亲年轻时最有活力、最有激情的音容笑貌。可惜歌本在“文革”中被查抄了，因为它抄录的是“封资修”的毒草。母亲也离开我二十年了。

或许因为我的识字启蒙正好与那个“诗人村村有，诗画满墙头”的时代同步，我耳濡目染在那些四言八句的“跃进诗”里，那首“大红旗下称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的经典民歌早已烂熟于心。我也不经意地胡诌起来，记得我诌的第一首顺口溜是“太阳出来知了叫，拿起镰刀去砍草，砍得草来堆成堆，回家妈妈哈哈笑”，母亲看了淡淡一笑，给了我一个“有点押韵！”的评语，从此我似乎懂得了一点“押韵”的含义，更增添了我写诗的兴趣了。记得上五年级的国庆节时，我给学校的墙报投了诗稿“巢县本是好地方，又出棉麻又出粮，还出金银铜铁锡，真是物产丰富的好地方。可恨过去反动派，又剥削来又出卖，到处

脏水臭阴沟，人民的生活实在坏……”，这稿子后来被刊在墙报的头版头条。如今回头读起来，真有点叫人哭笑不得的尴尬，脸红得很。

挨过三年凄风惨雨的天灾人祸，歌声和笑语重回曾经衰草枯杨的山野田头，1964年，著名音乐家李焕之和北京一批文化人来到巢湖岸边，他们是来“采风”的（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巢湖民歌此时已是好名声在外了）。巢湖人勤劳真挚的情怀和质朴生动的歌声深深地感染和激发了他们，最终他们以一曲优美的《巢湖好》，表达了他们对巢湖人民的赞美和祝福。

就在我刚跨进中学门槛的那一年，音乐老师给我们教唱了《巢湖好》，还详细介绍和分析了这首乡土歌曲。我瞬间被这首优美清新的、充满乡土韵味的歌曲深深吸引。歌词描述的巢湖美景真实、生动、历历在目，曲谱虽然是陌生的，但流淌出来的旋律却又那么熟悉和亲切。我似乎茅塞顿开：原来田野的秧歌竟然也可以登大雅之堂，以如此美妙音符来表现！原来我生活的这片山水也可以这样来描绘和欣赏！原来歌曲就是这么产生和流传的！只要写出顺口押韵的词，配上“哆来咪发扫拉西”七个音符，就是歌曲！在我初识巢湖好声音的同时，也冲破了对歌曲创作的那种神秘感。

拥抱乡音零距离

被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所裹挟，我自1968年起，在一个依山傍水的美丽乡村插队落户当了八年的农民，漫长的光阴令人难忘，尽管磨炼和期待是苦涩的（我是黑五类子女，招工、升学、参军、提干已经没我的份了）。在这八年里，我无奈却也自在地徜徉在大自然的山水田园中，也零距离走近了淳朴善良的农民。在春风拂面的日子里，我在插秧大田里向那些哥们姐们学喊秧歌，只可惜老是“秧歌好唱口难开，耙耙好吃磨难挨”两句头的词；在漫坡山野中和放牛娃一起吆喝牧牛号子，少不了一些咒老子骂娘

的脏词；在隆冬雨雪的夜晚，悄悄围坐在火盆边，听老歌手唱《手扶栏杆》、《小寡妇上坟》、《十月怀胎》、《虞美人得病》……内容似乎有点“四旧”，门外要有人望风，所有听的人都要给老歌手编一挂炮竹（当地的农闲副业）；在夜运公粮的船舱里，听船家女述说昔日歌女的凄凉故事，我第一次感受了和女孩子零距离紧紧偎依的温馨。

就这样，我无意中在一个地方民间音乐艺术的氛围里被熏陶和浸润。我虽然还不能用简谱准确记录下秧歌的优美旋律，但我开始尝试在烂熟于心的田头秧歌的曲调下，重新填上新的歌词，给大家换换“口味”，当然也少不了是些农业学大寨的内容。我在生产队的文化室里给农家姑娘和小伙子们教唱，效果不错，又很快在田头普及开了，那年我被评上了公社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70年代初期，农村各个层次的文艺宣传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种层层选拔的文艺会演也此伏彼起，文化部门对演出节目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参加会演的必须有三分之二是创作节目。一个意外的紧急通知，把我从裕溪河兴修工地上抽调出来，我被选中参加了公社文艺宣传队。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施展才智的平台，我好像也在这里找到了出路，因为至少在这个领域里没有歧视和排挤。宣传队九成以上都是下放知青，我除了担任登台表演的角色之外，还额外承担了创作节目的任务。另一位创作伙伴叫孙元喜，他京胡二胡拉得很好，而且懂一点作曲技巧，我们自然成了一对词曲搭档（可惜他已辞世多年）。我们回忆着在田头流行的秧歌曲调，依葫芦画样改编了数首女声独唱歌曲，并结合真实的生活体验，自编自演了《裕溪河治水舞》、《栽秧舞》、《选种舞》和《赤脚医生小药箱》等新节目。我们的演出走遍了田野村头，记得在银屏山深处的一个无电的山村里，乡亲们手持煤油火把为我们照明演出，那份渴盼和真诚令我终生难忘。我至今仍珍藏着四十多年前宣传队员的合影和那本黄迹斑斑创作节目的复写本，它们已是“古董”文物了。

谁识乡音真世界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在经过一番艰难坎坷的人生跋涉后,我如愿调入文化部门成为一名专业文化工作者。其实,我此前就是一名业余文化骨干,与文化部门前辈老师们的交道自 70 年代初就开始了,我从他们身上不光学到了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更为他们奉献事业的执着和自信的精神所感动,当然,我的聪明才智同样也得到了文化部门领导和老师们的赞许,否则,一个乡镇的小店员何以奇迹般地实现一次“华丽转身”呢?

我很自豪我走过的 80 年代。作为一个文化干部,我通过自学完成了语言文学类的大学课程,还根据工作需要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历史、哲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等人文学科课程。和全国各地一样,80 年代是我市群众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我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化同事们一起走进了巢湖民歌传承和发展最辉煌的年代,我也感觉到我从此走进了巢湖民歌真正的精彩世界。那些日子里,我们也曾拎着老旧的录音机,行走在田间村头,和老民歌手交流采风,抢救和搜集了一批传统民歌。我们也曾一次次举办民歌创作和演出培训班,民歌传承队伍得以迅速地成长壮大。我们首创以举办南巢歌会的形式,发现和推介了一大批民歌“新星”,他们有许多人至今仍活跃在民歌歌坛上,甚至走出了巢湖、走出了安徽。我与诸多作曲者们合作的巢湖新民歌屡屡在省级以上的比赛和会演中获奖。我们曾提出的传承和发展巢湖民歌“出歌出人”的四字原则,至今仍不失其现实的指导意义。十年的努力奠定了巢湖民歌在全省民间艺术“南歌北舞”格局中的地位,为最终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成功做了极为关键的前期铺垫。巢湖民歌传承工作的优异业绩,也无疑成为巢湖市文化馆 1990 年赢得全国先进文化馆最高荣誉称号的重要前提。

在多年的民歌传承实践中,我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感性认识,同时不断

加强的人文科学知识和文化艺术理论的学习,逐渐引导我对巢湖民歌的传承与发展进行一些深层次的思考,诸如巢湖民歌生成和发展的自然地理前提和社会经济背景;巢湖民歌与众不同的既包括音乐,也包括历史的、文学的、民俗的个性化特点;对原始民歌的继承和利用中,以及新民歌创作中对传统性的思想内容、音乐元素、语言风格的“真伪”、“粗精”的甄别取舍;建国以来对群众性民间歌咏活动发动和推广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等等问题。但此时,我的同事们更多的关注点在于对巢湖民歌音乐元素的采录和利用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此时只是个孤独的“思想者”。

我的探索很艰难,但我没有停下脚步,我觉得,这条路总要有有人走下去。我更多地注意查阅各种史籍档案和文献资料,更多地从广泛的历史视角和地理视角来考察和比较,我期待着能为巢湖民歌勾勒出一幅较为清晰的生成和发展的脉络图。

我为乡音鼓与呼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从文化馆调离,担任了市旅游部门的主要领导职务。我虽然从“专业”转岗成“业余”了,但我对民歌的那份守望没有放弃。好在旅游与民间文艺本来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个地方的特色文化更是地方旅游形象的灵魂支撑,没有这种支撑的旅游是没有灵魂的“俗旅游”,也注定是“短命”的。

由于旅游工作需要更多地接触地方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从新的视角给我的探索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巢湖民歌应该适应新的时代需求,应该和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相融合,坚持传承与创新两条腿走路,“关门守摊子”、“炒冷饭”是条死胡同……我尽可能“利用职务之便”,抓住旅游规划、项目开发、活动策划、营销推介等一切机会,为巢湖民歌鼓吹和呼吁,在各个级别的旅游规划中积极评价和推介作为地方文化资源之一的

巢湖民歌的价值；在项目开发建议中充分安排对巢湖民歌的利用；在各层次的营销和推介活动中，尽可能为巢湖民歌提供展示魅力的载体和舞台；将巢湖民歌列为导游培训教材内容之一，并亲自给导游教唱巢湖民歌。我的努力应该取得了一些效果，但由于大气候、小环境的种种原因，仍难免留下许多遗憾。

2006年，巢湖民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巢湖民歌的历史文化价值给予了更高的定位，无疑也对它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开辟了新的拓展空间，这也给痴情的守望者们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作为业余创作爱好，我本可以有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等若干选项，手头的文字编出一两本集子也不是难事，但为了这份守望，我只能选择放弃，以便在有限的业余时间内，将有限的余热，集中精力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做点实实在在的工作。几年来，我除了兼职参与巢湖文化研究会的工作，主编了《巢湖文化全书——民俗文化卷》（40万字）之外，陆陆续续撰写了十多万字关于巢湖民歌的研究和赏析文章（部分文章曾公开发表），现将它们辑录成册。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摒弃了概论式教科书模式，没有走一般的体裁、形式、内容、特点等的分类和概括的格式化路子，而是采取了专题性的探索和艺术作品鉴赏相结合的模式，各篇章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我觉得，这样的文字体例可读性强，更有利于对巢湖民歌的普及推广，而这种模式比较适合对巢湖民歌个性化特点做更深入的专题探讨，也更适合我个人深浅收放从容自由的研究方式。

守望数十载，聊表寸草心。这本书的问世，是我对生养我的巢湖山水的一份感恩。但愿我的守望能为巢湖民歌的传承和发展释放些许正能量。

2013年4月于巢湖之滨

目 录

序/001

自序/004

论 述 篇

楚风吴韵源流长

——巢湖民歌源流初探/001

风从绿野拂面来

——从稻作文化到巢湖秧歌/007

灯影流彩 舞韵传情

——巢湖民间灯舞小调审美心得/023

俚音俗语最亲近

——巢湖方言和巢湖民歌/040

郎喊姐应总关情

——试论巢湖民歌中的情与色/052

春色满园关不住

——关于巢湖民歌传承与振兴的几点思考/063

赏 析 篇

让心灵在春风里激荡/074

附录:《一支秧歌一趟秧》《绿浪滚滚迎面来》

俏皮村姑的浪漫情事/081

附录:《新打的小船亮光光》

巢湖人心中的寻根符号/084

附录:《巢湖好》(1964年原词原曲)、《巢湖好》(1997年MTV版)